

當越軌成爲習慣後 再看《律政英雄2015》



今天再看電影版《律政英雄2015》，難免有一種英雄遲暮之感。對香港觀眾來說，電視劇《律政英雄》或許是最後一個「月9」記憶——而在這年頭，再提「月9」也好像有白頭宮女話當年的感慨……

文：湯禎兆



好了，「月9」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日本富士電視台星期一晚上9時電視劇檔期的代名詞，因為當年接連出現傳誦一時的名作，如《東京愛情故事》、《同一屋簷下》、《101次求婚》及《愛情白皮書》等傑作，而且與時代潮流脈搏息息相關，成爲日本時尚男女的生活形態、戀愛模式及消費習慣的參考指標，影響力可謂無遠弗屆。

對香港觀眾而言，印象最深刻的肯定是1996年的《悠長假期》以及1997年的《戀愛世紀》——前者是山口智子和木村拓哉的姐弟戀神話，後者木村拓哉與松隆子的金童玉女組合亦成爲一代人的深刻記憶。而後者的黃金夢幻組合，正好成爲2001年《律政英雄》的建構基礎，甚至延續至今天的《律政英雄2015》。

仕事劇變奏嘗試

《律政英雄》由電視劇開始已一鳴驚人，除了選角上的吸引力外，一方面是配合了「仕事劇」（工作劇種爲主導的職場劇）的潮流，以地方檢察官這種較少人認識的職業爲中心，令觀眾有新鮮感；另一方面，也因為創作團隊爲地方檢察官的形象作了大規模的形象翻新工程。簡言之，是一次不太專業化的「仕事劇」變奏嘗試。

我所指的意思是，「仕事劇」一向是以專業化作爲優秀的考慮條件，是否能夠描繪到職場的特質，往往是外人評價好壞的標準。但地方檢察官其實屬於頗爲沉悶乏味的工作，事實上近年日本以地方檢察官爲背景的作品，應以周防正行的《終之信託》（2012）最爲著名，當中由大澤隆夫出演的地方檢察官，正是一陰冷無情的官僚人員，而且大部分情節更被鎖在檢察官的辦公室進行，大家可想而知視覺上會何等單調平庸。

在日本，以警察或檢察機關爲中心的電視劇中，

以檢察官爲主角的作品可謂寥寥無幾，其中較成功的只有由Frankie堺主演的《赤無檢事奮戰記》及由桃井薰主演的《女檢事霞夕子》。究其原因，大抵因爲檢察官的工作性質，其實是一名處理文件爲主的官僚，現實中是不會有查考案情的職能及需要，他們需處理大量文件及羈困在辦公室的環境中，這顯然並非誘人觀賞的職場工種。

電影版不思進取

《律政英雄》的成功之處，一方面把地方檢察官的辦公室環境，以漫畫化的喜劇調子加以處理，因此無論由電視劇至電影版，都必須保留檢察廳內著名的室內佈景——各檢察官有自己的獨立辦公室，但中央的休憩位置便成爲流言蜚語的匯聚及流佈之地，令作品節奏時明快及幽默起來。另一項大改動，是把木村拓哉飾演的久利生公平英雄化，賦予他不斷出外查案取證的權利，令到本身屬地方檢察官的職場劇，卻不會困於辦公室內，可以有內外互動的效果——雖然此舉不符事實，也易流於兒戲。

以上所言屬電視版的優秀之處，然而經歷了前後兩輯的電視劇以及一些特別篇，來到《律政英雄2015》，主軸竟然仍放在公平如何突破界限，進入外國領事館內搜證查案，而且還加插外交風波作爲背景來營造所謂的緊張氣氛，那其實是除了懷舊之外，電影版實在難以爲大家帶來什麼新意。

而最爲明顯的，是創作團隊顯然毫不介意這種設定，把公平與兩宮舞子（松隆子飾）的戀情不斷「廢物利用」，可說是「環保」至極的構思，而且仍留下曖昧的結局，就更加表明創作團隊希望可以「無限復活」的慵懶心態。《律政英雄》的例子，充分說明本來構思不俗的成功點子，面對製作團隊不求上進的態度，最終只可以一步步朝自掘墳墓的方向發展。

影訊

文：笑笑

中國電影展2015 反映內地百態

康文署和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合辦的「中國電影展2015」將於10月19日至11月20日舉行。今年將播映10部影片，有資深導演的力作，也有新銳導演作品，呈現中國電影百花齊放精彩面貌。

適逢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，電影展以抗戰片《百團大戰》作爲開幕電影，描述抗日戰爭時期，在華北地區發生的最大規模和持續時間最長的戰役，參加作戰的八路軍、晉察冀軍及當地民兵多達105個師團共10萬人，故稱「百團大戰」。另一部同樣以抗日戰爭爲背景的《我不是王毛》，描述一名鄉村窮小子爲儲錢娶妻一再頂替別人當兵，在槍林彈雨中得以保命，卻被人剝削，遭命運愚弄。影片以黑白拍攝，強化了歷史的殘酷，也渲染小人物身處戰亂和生命底層的無助。

至於改編自肖江虹同名小說的《百鳥朝鳳》，則描述陝西小村落兩名少年跟隨師傅學吹唢呐，師傅年老時決心把絕活《百鳥朝鳳》擇徒傳授，讓巧藝得以傳承，交織出師徒、父子、兄弟的情義。影片獲第29屆中國電影金雞獎評委會特別獎及第15屆中國電影華表獎優秀農村題材影片獎和優秀電影音樂獎。

以甘肅省裕固族自治地區的小鎮爲背景《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》，講述兩個小兄弟騎着駱駝去尋找遊牧的父母，沿着乾涸的河流，走過荒蕪的村莊和破舊的文化遺蹟，尋找水草豐茂的地方，像是見證因人因工業化和生態環境變遷而流徙的歷程。影片獲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劇本發展基金大獎（2011）及第39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天主教文化獎。

另外還有爾冬陞的新作《我是路人甲》，此片實驗性強，用上新演員，述說一群年輕人在品流複雜的浙江橫店影視城追夢的故事。

韓寒初次執導的《後會無期》亦再度上演。

而新晉導演路陽的驚險俠義片《繡春刀》，以明朝崇禎帝登位初期，三名結拜錦衣衛奉皇帝命追殺大太監魏忠賢爲脈絡，刻畫官場腐敗、階級鬥爭和迫害。此片更獲第51屆金馬獎最佳造型設計獎及中國電影導演協會2014年度表彰評選年度青年導演獎。

其他影片還有由9個風格各異的溫情小故事組成《有一天》、探討夫妻和兩性關係的、由女作家權聆自編自導的《忘了去懂你》、借法律題材探討社會現狀的《十二公民》等。

《如來神掌怒碎萬劍門》 放映

爲配合今年的「世界視聽遺產日」，香港電影資料館將於10月25日選映由曹達華、于素秋、陳寶珠和蕭芳芳主演的《如來神掌怒碎萬劍門》，讓觀眾細味這部修復瑰寶。

視聽資料如錄音、影片和唱片等，都是珍貴的文化遺產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2005年把每年10月27日定爲「世界視聽遺產日」，藉此提升大眾對視聽遺產保育的認識。是次放映的《如來神掌怒碎萬劍門》版本是把一部缺本的上色版由光轉磁後，再借用黑白完整版重新建構一個完整而又保留了上色效果的拷貝。雖然上色的片段只有約五分鐘，但當如來神掌第九式「萬佛朝宗」以七彩面貌出場時，相信能令觀眾眼前一亮。

《如來神掌》系列電影創意無限，角色和影像設計均深入民心。在《如來神掌怒碎萬劍門》中，編劇司徒安創作多個突出的新角色，包括超級反派「天殘腳」鐵面修羅（石堅飾）、被他用毒蟲控制的小龍女（蕭芳芳飾）和由猩猩養大的袁剛（陳寶珠飾）。電影講述鐵面修羅在武林大開殺戒，「如來神掌」龍劍飛（曹達華飾）卻因許下不再殺人的承諾，拒不出戰。爲了制止這場浩劫，龍的至親好友逐一拚死赴戰，因而動搖了龍固守的諾言，構成強力的戲劇衝擊。

影音館

文：大秀

《命懸一線》「天兇」交響樂

法國著名特技人Philippe Petit，不止神經大條，簡直是daredevil。1974年，他跟一群好友，非法勇闖當時剛落成的紐約世貿雙子大樓，在1300呎高空中表演走鋼索。電影《命懸一線》（The Walk），參考他親自撰寫的回憶錄《To Reach the Clouds》及幾年前拍成的奧斯卡得獎紀錄片《Man on Wire》而成，由實力派小生Joseph Gordon-Levitt飾演Philippe Petit。這「不可能的表演」由Robert Zemeckis執導，將現代電影拍攝科技融入其中，把當年Philippe在110層樓高空上表演的故事，以3D方式帶到觀眾眼前。



負責配樂的Alan Silverstri，近年也算多產，主理過《美國隊長：復仇者先鋒》、《復仇者聯盟》、《猛火爆2》、《翻生侏羅館3》和本片導演Robert Zemeckis上一齣作品《機密真相》等。今回套路簡單，三個主題——優雅、自信、驚心動魄。樂章較長，某些場面配合3D畫面或鳥瞰景觀，令觀眾看得膽戰心驚。樂章命名跟章節或劇情有關，例如拉鋼索的〈The Arrow〉、〈Time Passes〉、〈There is No Why〉等。我特別喜歡混入Fur Elise的〈I Feel Thankful〉，前段鋼琴當然好聽，跟Philippe和Papa Rudy講禮儀一段戲作出微妙呼應，樂曲中後段配合Philippe進退兩難之勢，非常出色。

欣賞本片，除了上述的出色配樂，還有Philippe Petit的「口音」。要講法語，難不到對法國文化極有興趣的Joseph Gordon-Levitt。但當年被世貿雙子大樓「迷到」的Philippe，當他去到紐約之後便成爲「英語狂」——還命令整個團隊在美國準備這個「世紀表演」之前，上下一心要全英語對話，Philippe完全愛上美國文化……不過，Philippe也沒一面倒要「美化」自己，強行說着帶有重法國口音的英語，他認爲這樣更能突出他的個性。親身見過本尊的Joseph Gordon-Levitt說，Philippe已很少講法語，就算跟他講法語，不消多久他又回到「英語頻道」。

流金歲月

文：沙畫

葛蘭的堅持

兩年前葛蘭80歲生日與影迷聯歡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，轉眼她於今年9月11日又再踏上舞台，於香港演藝學院舉辦一場「葛蘭呈獻：京韻薈萃之夜」。節目首先由多名票友逐一登場獻唱京劇選段，葛蘭則以《西施》及《瓊林宴·鬧府》作壓軸演出。眾所周知，葛蘭息影後醉心京劇，曾經多次舉辦慈善演唱會並灌錄京劇唱片；去年，她又與董瑤沁女士創辦「高董京劇藝術學會」，以弘揚京劇爲己任。而這次的表演，旨在爲有潛質的京劇新秀提供演出機會，培育接班人。

當晚演出的場刊載有一篇由葛蘭親自撰寫的序文〈京劇的滋味——寫在演出之前〉，葛蘭娓娓道出她與京劇的緣分，始於她上世紀五十年代加入泰山影業公司，在卜萬蒼導演的安排下，跟隨俞振飛老師學習。只是當時拍戲繁忙，她無暇深入鑽研京



劇。直至息影後，她才認真地學習京劇，終於發現京劇的箇中韻味，及領略它的博大精深，因此決意將餘生貢獻予京劇藝術。葛蘭苦練京劇的成績有目共睹，今次看她舞台上的風範，與她八年前在新光戲院的京劇演出比較更進一步，已儼然是一位造詣精深的京劇大師了。

葛蘭於正式演出前致詞說，這次的演出能夠成事，主要多謝兩個人，一個是節目監製、演藝學院院長舒琪，另一個就是從上海京劇院遠道而來的著名琴師范文碩老師，最後還有提供練習場地的上海總會。其實葛蘭最應該多謝的是她自己。京劇雖然早已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，其代表中華文化的瑰寶地位已經備受國際肯定，但是面對時代的變遷，並非純粹由有心人牽頭搞兩三次大型京劇表演，就能夠力挽狂瀾，改變京劇沒落的事實。然而，葛蘭並沒有因此而氣餒，眼看八十高齡的她四處奔走，比年輕人付出更大的魄力與堅持，出錢出力捍衛優美的京劇國粹，即使我輩是京劇的門外漢，也禁不住肅然起敬。吾生有涯，藝海無涯，葛蘭對於藝術的追求，不以私心求私利，其精神將與京劇同輝，永垂不朽。